

孤 島 閒 書

新 默 示 錄

一個說明和平何以難能事故

第 三 回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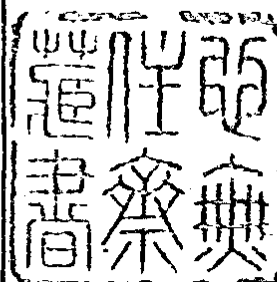
郭 一 定 譯 ☆ 新 閒 書 社 版

孤 島 閒 書

第 三 回

新 默 示 錄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定 一 譯



新 開 書 社 版

孤島閒書第一輯提要

第一回	土耳其糖	歐戰時，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協約國軍隊佔領，先後五年，卒被其復興英雄凱末爾將軍所光復。是篇述土耳其軍西向反攻時，君士坦丁堡一俄國避難女子守身如玉，終與一英國軍官結婚之一段香艷故事。	出 已
第二回	柏林一丐	歐戰中德國敗後，馬克大跌，經濟崩潰，一金融大王之子忽大覺悟，拋棄一切，投身為乞丐，到處宣傳貧窮主義，以期挽回世界之大劫。其從前所戀之一舞女，受其感化，卒以身殉慈善事業。	出 已
第三回	新默示錄	法國一客店之女，素有殘廢疾，大戰中日為大砲所震，忽不醫而自愈。自是常見戰死者之鬼，因向人宣傳戰爭之罪惡。後為巴黎暴徒所殺。	出 已
第四回	以牙還牙	希土戰爭中，小亞細亞之士麥納成爲兩方爭奪之要地。是篇寫兩軍先後佔領該處時，互相縱火屠殺，異常殘酷。其時有一慈善女子，奔走兩軍之間，爲難民請命，竟以身殉。	一月廿五日 出
第五回	好差使	法國爲逼使德國賠款，曾將其盧爾區域佔領。是篇寫一美貌連長奉命向該區中一德國女子作間諜，職務與人情之間發生衝突，幾至把持不住。後值該區共產黨與帝制黨發生暴動，乃中流彈而死。	二月五日 出
第六回	真理窟	大戰時各國報紙各爲其政府宣傳，以致記載諸多失實，言論自難公允。是篇寫一報館經理之子，慣於此種情形，毅然辭去報館中之職位，自去尋求真理。情節曲折有趣，且可發人深省。	二月十五日 出

起大家多大的興味。

可是有許多參加過歐戰的英國軍官，以及不少的美國軍官，總都還記得法國北部的貝葉鎮上，有一個終年不能起牀的癱風病女子，常常拿一具留聲機在院子裏開的。也許他們腦裏的影子已經是模糊影響，可是他們要肯到記憶裏去搜索一下，總一定還搜索得出來。

原來這貝葉鎮離開伊蒲蘆不遠。歐戰開頭不久，伊蒲蘆就做了戰場，日夜的砲聲隆隆，貝葉鎮上都聽得見，有時重砲轟起來，連鎮上的門窗都被震得瑯瑯響。

關

於孟以鳳那個女子的奇聞，在法國八九天來，已經鬧得
一傳到了英美，却就不過在日報上佔了一點點的篇幅，似乎並不能引



這癱風女子的父親叫孟伯蘭，在鎮上開了一月旅館，叫做法國旅館。那地方賸賸不堪，可是一班軍官從伊蒲蘆前線跑到這裏來休息，也就覺得如登天國一般了。這女子自小就有殘疾，一天到晚的躺在牀上，但碰到天氣晴明的日子，總把她抬到院子裏一張馬鬃榻上躺著，叫她見見陽光。如果院子裏有軍官們在喝酒，她就叫人拿了一具留聲機來，放在頭邊一張桌子上，親手開幾張小調片子來供客。那些軍官們見她人雖癱風，却生得好一副花容月貌，全沒一點兒病容，又見她性情非常溫婉，所以他們聽完了留聲機片，都喜歡將椅子移到她榻邊去坐着，跟她談幾句。他們大都是從外國來的，法國話不大會說，她聽見他們說錯了話，總要微微的一笑，他們也都不着惱。

就爲了這個緣故，她對於那一帶地方的軍官們，大多數叫得出他們的名字，卽叫不出名字，見了面也能認識。要是有人幾個禮拜不來了，她就要惦記他們，向

旁人打聽消息。而旁人回答她的，往往是一個死訊。

「你問金連長嗎？他是上一次總攻的時候打死了，真可憐！一個星期之前，你總聽見過大砲罷？就是那一次打死的。」

不錯，她記得那天確是聽見過砲聲。其實也不僅是那一天，這四年來是差不多每天可以聽到，竟成了日常功課一般了。有時像陰沈的雷鳴，隱約從乾煤嶺和美新崗一帶傳來，有時則發自火鷄堡和伊蒲蘆運河一帶，又有時聲音格外猛烈，她一聽到了，就知那些常到她旅館裏來聽音樂的英國兵和蘇格蘭兵，又一定有大批要死掉，便不由得傷心一回。

碰到她院子裏沒有客人，或是碰到那些官兵們自管自的在喝酒，不來跟她談話的時候，她就尖着耳朵，一逕靜聽着那遙遠的砲聲。在這當兒，倘使有人暗中注意一下她那雙烏溜溜的眼珠子，就可看出裏面含着異常淒楚的神情，但是一

經有人跟她去談話，她就立刻將那神情掩飾過去了。她心裏知道，她院子裏的那些健兒們，大多數是已在那轟鬧場中判決了死刑的。她等他們喝起酒來的時候，總要把她手邊的留聲機開起來給他們聽，算是給他們的一種服務。她看見他們喜歡聽音樂，心裏便高興，覺得自己雖是個廢人，却還可以供給他們一點娛樂，以助他們的酒興。

在那些健兒們看來，她簡直還是個孩子。其實當歐戰開始的時候，她就有十五歲了，到了德國人攻到北部，她已是個十九歲的姑娘。那時德國的軍隊節節前進，向貝葉鎮愈逼愈近，漸至鎮公會和那法國旅館的烟窗都着上了彈痕，終則高炸力的巨彈接連打街道上橫掃過來，以致整個市鎮變成了一樹燄火，燄頭像火炬一般衝上天空，只剩下一堆灰燼和焦磚爲止。

砲轟一開頭，鎮上的居民立刻就紛紛逃避。以鳳也同大家一起逃，坐的是一

部農家的卡車。她這幾年來用以給健兒們服務的那具留聲機，是跟法國旅館的房子一齊燒掉了，裏面的其他什具也都已燒得乾乾淨淨。但是說也奇怪，這癱風女子當在路上奔逃的時候，不知是因為吃了驚嚇呢，或是因為受過一陣感情的衝動，她那自小以來的癱風病（原是由脊髓衰弱而起的）竟一下好起來了。她自小以來，就是要到那馬鬃榻上去躺躺，也得她的父親抱進抱出的，現在那張馬鬃榻已經燒掉了，她也用它不着了。

這事的消息傳了開去，一路上人人都咋舌稱奇，認為是一種神跡，後來逃到了聖堡，聖堡人也都當做了奇聞。但照醫生說起來，像這樣的事情從前也是有過的。在以鳳自己呢，她當然是誠心誠意的感謝上帝了。就爲了這種感謝的心忱，又加上那四年來她耳聞目覩的許多殘酷事跡，都不免在她精神上留着深刻的影響，所以她從此以後竟成了一種非常人，哄動了當時法國的一般青年，直鬧得連

巴黎也滿城風雨。可惜當時這樁事，一部分被法國報紙的記載歪曲了，又因那一班新聞記者毫沒心肝，反被他們大大挖苦了一頓，還添上了許多全不相干的枝葉。但是幸虧當時巴黎和比伽地以外的人，還有一部分知道這一頁人類神秘史和人類友愛史的真相，我現在不忍其湮沒，就根據這些可信的傳說，再把這樁事表彰一番。

且說孟以鳳的父親孟伯蘭帶着全家逃難到聖堡之後，因為當初在貝葉鎮上生意頗不壞，身邊還餘着幾文錢，便決計在那裏重理舊業。當時適有一家高臥旅館要出頂，原是他一個本家開的，他就把它頂了過來。那高臥旅館沒有當初的法國旅館那麼大，可是平日的生意倒很興隆；顧客之中，有一部分是聖堡本地人，（原來這聖堡離開阿羅城不遠，也是個繁盛的市鎮，）還有一部分是四鄉農民，每星期一次到這裏來趕市的。以鳳的母親是個烹調的好手，做得一手好菜蔬，又

同所有的法國女人一樣，很歡喜喝一杯的。伯蘭自己也是個酒中的相家，後來知道他那本家還有個酒窖，裏面貯藏着許多名貴的陳酒，便和他做了多時的生意，經也用廉價把它買過來。

他們在貝葉鎮上的時候，本用着一個女僕，名叫蘇三，一家的雜務都是她管的。她雖還未嫁過人，手段却很老辣，店裏幾個做下手的老太婆都被她管得伏伏貼貼；頭腦又來得精明，輕易不會上人家的當，但有時情慾發動，也不免要跟店裏的茶房們或是上店來的農民們勾搭勾搭。這回逃難到這裏，她也跟他們家裏人一同逃出來，因而在新店裏還是保住原來的地位，自不消說。她有個兄弟叫吉安，曾在法國前線的凡爾登以及別的許多地方打過仗，身上帶着了三條傷癍，還帶着一個戰爭十字徽，和一塊軍功牌。現在他也在旅館裏做事，管的是前面的院子，一所養着四匹馬的馬房，以及一間放着幾輛行李車和一輛載客馬車的車房。

通盤說起來，這新旅館比之當初那法國旅館也並不差似什麼，但是那伯蘭兩夫妻，却一逕要不免今昔之慨，常常坐着發牢騷，只有以鳳在旁邊的時候才不敢嘟囔。因為以鳳一聽見他們嘟囔，便要拿眼睛橫他們幾眼，說他們當初的隣舍家，大都已破家蕩產，他們能有這樣，還要抱怨，也太不知足了。

他們兩口子，原藉都是比伽地。那地方的民情是刻薄奸刁，他們當然也在所不免，可是同時又帶着一種很濃厚的迷信，看見以鳳在面前，總彷彿有點害怕她似的，常常有話不敢說。原來當初以鳳在他們的心目中，不過是個一逕躺在馬鬃榻上的嬰孩，絲毫無能為力的；他們也一逕當她是一個孩子，一逕非常憐惜她，看待得很好，可是她這麼霍然一下的病好起來，倒使他們對她覺得陌生了。又因當地的老太婆們聽到了這椿事，這個也說是「神蹟」，那個也說是「神蹟」，便是聖堡禮拜堂裏的牧師也是這麼說，他們就隱隱之中對她起了一種莫名其妙所以

然的敬畏心。他們是法國中產階級裏的人，一向對於宗教是很淡漠的。平日之間碰到教區裏的牧師，原也會誠心誠意的對他說聲「牧師先生，日安。」可是除非有特別事故，如結婚，送葬，或是慶祝勝利之類，他們一年中到禮拜堂去，照例不會多過一二次。他們平日爲人，也很和和氣氣，但是他們以爲人生在世所應做的事，無非是把一個法郎一個法郎的積聚起來，一想到宗教的感情，在他們看來便是亂人心曲。所以倘如牧師要來干涉他們的私事，或來過問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意見，他們便恨之切骨。就是那天上的「好上帝」，他們也不過對他維持着一種友好的感情，他們覺得上帝只要不來干涉他們，不來虐待他們，原是很不錯的。他們以爲天是一件事，無論什麼人到頭來都逃不了它的；但是法國旅館或是高臥旅館是另外一件事，跟他們自己的關係比天還要迫切。因此，這回以鳳這樣的突然病好起來，便似乎是上帝特地來干涉他們的事，來打破他們的習慣，於是他

們由驚駭而生懊惱，由懊惱而生恐懼了。爲的這樁事情之具有一點神秘性，是他們並不否認的。

當初她坐着那農家的卡車，從貝葉鎮上逃到了聖堡旅館的院子裏，伯蘭正要去把她抱下車來，只聽見她忽然嚷道：「啊，我的病好了！謝謝上帝爸爸，你不用抱我了！」伯蘭聽見她這麼喊，直嚇得一臉的冷汗，正在發怔，她已不待別人攙扶，自己從車上爬下來了。當時她雖然心裏非常高興，臉上却白得像粉筆，在伯蘭看去，彷彿是一個鬼剛從坟墓裏出來一般，這一個印象深深留在他的腦子裏，也是他後來見她有些害怕的原因之一罷。

當以鳳突然病好起來的時候，蘇三也在旁邊，她看見情形，彷彿看見變把戲似的，嘻嘻嘻的癡笑了一陣子，說是倒也滑稽的。但是那孟老婆子看見女兒忽有這樣的變化，也像老頭子一樣，霎時被她驚呆了，過一會兒却又動起怒來，儘管對

她扳錯頭，其實她對女兒不滿的地方，是因她已經在牀上躺了這十五年，就不該忽然的起來跑路。

從此以後，他們兩老就一逕在暗中戒備着女兒，一天沒事的時候，總避着不見她的面。吃飯時要和她同桌，那也叫沒法，但有女兒在面前，他們總覺得侷促不安。每頓開飯，桌子是以鳳鋪的。老兩口子坐在旁邊看她搬着那些盆兒碟兒，總要現出不信的樣子，有時老頭子竟不信得目瞪口呆，坐在那裏發怔，又有時要對女兒囁嚅道：

「那東西太重了，你拿它不動的，小東西！」

以鳳聽見這話，總對他微微一笑，面上現出不可名狀的快樂。

「我是強壯的！我是一天比一天的強壯了！你瞧，我拿着這把咖啡壺，好像拿一根鷄毛一般呢！」

的確，她在不久的期間，就已長得跟多數青春女子一般強壯了，只不過面色還是非常的蒼白，因而顯得眼眶子深深陷進去，要沒有這一點的話，誰也不會相信她會在牀上癱過那麼許多年。這時她走起路來很有風致，頭是筆挺的，面目之間雖不無些須瑕疵，却是一個法國美人型的臉蛋，就教巴黎那班刻薄鬼對她吹毛求疵起來，也不能不承認她的美。

聖堡有一個青年，特別覺得她的美是法國沒有一個女孩子比得來的。此人便是吉安，那蘇三的兄弟。他自從到高臥旅館裏來幹事，一時之間，見了以鳳的面，就要感覺到煩悶；以鳳去和他說話，他就要瞠目結舌。有時以鳳要他講講從前防守凡爾登的事，他也不敢和她久談，只是聳了聳肩膀，面孔直紅到耳朵尖，口裏不住的說：「都是可笑的！都是可笑的！」然後，他就趑趄的走到院子裏去洗車輛去了。

吃飯的時候，他是同一家人一桌子吃的，可是也像那老兩口子一樣，大部分時間都默不做聲，只把眼睛偷偷的瞪着以鳳。不過他腦子裏的觀念，是和那兩老不同的。他也害怕以鳳，却並不是因為她的病好得那麼神祕，乃是因為他覺得她的美太出奇了。原來在大戰以前，這吉安是專跟女孩子們廝混的，也不知有多少女孩子經他調過情，親過吻，他可覺得都不如以鳳，以為她那麼的美，那麼的白，那麼的嬌嫩，是除了南齋禮拜堂裏的聖母雕像之外，誰也比她不上。

他的姊姊蘇三常常跟他談起了以鳳。

「我想以鳳姑娘是一位聖女呢，吉安。我只嫌她太軟心一點兒。她講上帝講得太多了。老是那麼『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的！我就討厭她這一點兒，我一聽見她說話，就好像是在禮拜堂裏了。」

「那末還不是對你有好處嗎？」吉安啾嚶道。

蘇三是個眼快口快的女子，她對她的兄弟原很看得起，心裏暗暗把他當做個法國大英雄看待的，可是一逕要跟他爭爭吵吵。

有一天她對他說：

「你是故意裝做不喜歡以鳳姑娘的，是不是？面子上，你不肯對她句客氣話；實骨子，你是給她腳底下去舔灰塵也情願的。我看得出你眼睛裏的愛來，是跟餓狗一般饞的了！」

吉安聽了這話，登時急得暴跳起來，一把抓住了她的臂膀，喝令她馬上「住嘴，」要不然的話，他就要拿皮帶抽她。

「哈哈！那末你的心事被我猜着了！」蘇三說着，對他吐了一下舌頭，便掙脫了他的手，逃往廚房裏去了。

是的，吉安的心事確實是被蘇三猜着了。因為那時候的吉安，你就叫他躺在

爛泥裏，讓以鳳到他身上去踩上幾腳，他也是情願的了。

閑話休提。且說聖堡地方有個小小的禮拜堂，以鳳每逢禮拜天的下午，等家裏的生活做清了，總要到那裏去跑一趟。大多數的時候，她是獨個人去的。那時縱然夏天日子長，等到做完了禮拜，總已是日落西山，暮色漸降，那禮拜堂裏面除了祭壇前有一盞紅燈閃着微光外，便只見一片昏暗。

有一次，以鳳到禮拜堂裏去，吉安在她後邊暗暗的跟着。以鳳走進禮拜堂，他就在外邊一堵矮石牆上坐着等，直等到她做完禮拜出來。以鳳見他在那裏，以爲是偶然碰到他的，萬想不到他已在那裏等了半天。於是他們就一同步行到家裏。

在路上，吉安問她說：「你爲什麼常要到禮拜堂裏去？你看那裏面空氣那麼壞，去的回數多了，是對於誰都不衛生的。」

「我是去跟上帝談話的，」她老老實實的答道。

「噢！」吉安說。「那是孩子話。上帝是不會回答你的。他也不會聽見你的話。我們從前在戰壕裏，那些受了傷的弟兄一逕都在喊上帝，可是他媽的上帝那兒管過他們呀！」

「上帝確是聽見他們的，」以鳳堅持的說。

吉安側轉他的頭，滿臉憂鬱的對她看着。

「這你怎麼知道呢？我說上帝是聽不見的。或者即使是聽見，他也不管。我是在戰壕裏耽過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你怎麼能夠否認？」

他對以鳳說話老是現出快快不樂的樣子，現在也是如此。

「我說他是聽見的，」她還是堅持下去。

「你怎麼知道呢？」

吉安竟是有些兒狠聲狠氣了。

「他告訴我的，」她答道。「他是跟我說過話的——在禮拜堂裏。」

「那真是好笑！」吉安又把他這句口頭熟語來做了個結束。

隨後，他把兩隻手插進他的外掛口袋裏，口裏低聲吹起一支音樂廳裏常唱的曲子來，好像用以表示他對於那一套話斷然難信。但是暗地裏，他的心緒已有些兒紊亂了。而且還帶着一點愠怒，怒的是以鳳雖然這麼親近的跟他談話，他却總覺得她和他之間有一道精神上的鴻溝隔着，使他不能夠渡越。當時他恨不得一把抓住了她的臂膀，去和她親上幾個嘴。這樁事情，如果碰到一個尋常女子的話，他原是辦得到的。但她那時這麼左一個上帝，右一個上帝，這就有些兒不可能了。他還記得自己第二次受傷的時候，有個小尼姑來看護他的病，也會使他起過這樣的邪心，可是那小尼姑現出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使他不得不把這種衝動遏下去。如今他見了以鳳，也就像那次一樣，覺得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又有一天，以鳳散步到聖堡路盡頭的一帶墳場上去（有許多戰死的法國兵和英國兵葬在那裏的）吉安也在後邊暗暗的跟着。及等她從墳場走出來，吉安忽見她面色大變，便知她是遇到什麼事故了。

據他後來對人說：「她當時的神色，是彷彿看見了一種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了。她的眼睛睜得很大，而且現出了十分害怕的樣子。」

又說那次他所以暗暗跟着她，是爲保護她去的。因爲他知道那一帶地方非常冷僻，常有一些鄉下的無賴要對孤身的女孩子們施行強暴。又說他看見以鳳走到墳場之後，便在葬英國兵的那一排裏一個石十字架的面前站住了。他心裏想，也許她是在那裏看那墳墓上刻着的名字，也許那墳墓裏是一個英國軍官，她在貝葉鎮時認識的。過不一會，就見她跪了下去，像是禱告似的許久不起來。吉安等得有點不耐煩，便點了支煙捲，靠在墳場的大門上吸着。那時是九月天氣，日子

漸漸短了，看看天色已經差不多昏暗。從大門口看進去，只見一層白霧從那些坟墓裏和草坪上漸漸升起。遠處的樹林之上，有一顆星出現了，在那裏眯着眼睛。一隻金色的山雀栖在路旁的樹上，不時唱出一聲兩聲來。一隻小田鼠在離吉安一碼路外的一個小丘上往來跑步。吉安自己却是一絲兒不動彈的站在那裏……忽然間，以鳳從她那跪着的姿勢一跳跳了起來。她的眼睛對那顆星兒看着，仰着頭，併着手，硬僵僵的站了足足一分鐘。突然刮起一陣風，吹動了那叢墓間的秋草，造成一種悲淒的嗚咽。也不知爲什麼，吉安見了這情景，不由得毛骨聳然起來。隨即看見以鳳發了一聲直喊，倉皇向大門這邊跑過來，他便彷彿覺得渾身的血液都變成冰冷。

「什麼事？什麼事？」他問道。

霎時之間，以鳳竟認不得吉安了。她那時的神情，是說不出的古怪，分明是看

見非常可怕的東西了。及至好久好久，她才認出了吉安，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哇的一聲哭出來，一面直嚷着「可怕！可怕！」

「是什麼東西呀？」他問道。

她這才告訴他，說她看見所有的死人都從坟墓裏出來了。他們都是青年的兵士，英國的和法國的，其中有幾個人的面孔是她認識的。當初她在那法國旅館的院子裏，躺在那張馬鬃榻上，曾經給他們開過留聲機。那時她所看見的，有的頭上繫着綑帶，有的披着破零零的血衣，又有的戴着防毒面具，看起來像是一種野獸。又說，他們一出了坟墓，就都呵呵大笑起來，其中有一個說：「我們是上了當了，大戰中的弟兄們！」這才，全排人都附和着說：「我們都上了當了！」其中有一個，好像是他們的領袖，又唱導說：「我們是爲要制止戰爭而戰爭的，世界出賣了我們了。」大家又附和說：「我們是被出賣了。人們的心裏並沒有和平。」然後，那像

是他們的領袖的一個，向以鳳這邊走過來。以鳳可以看得出他的面孔。這是一個英國青年軍官的面孔，看起來很是高貴而和悅，她在貝葉鎮上看見過的。他對她說道：「請你去告訴法國，叫她爲和平而工作罷。再請你告訴法國的青年們，除非他們心裏存放着和平，將來再要有一次戰爭來將他們毀滅，如我們之被毀滅一樣。你得去說給青年們的心聽，以鳳，使它可以領導世界到和平的路上去。」

這是以鳳告訴吉安的話。吉安懷着驚異和恐懼靜聽着她。他口裏雖然說了好幾遍「這是好笑的！這是好笑的！」心裏却一逕都覺得異常紛亂。

如果真像蘇三所說的，以鳳是個「軟心腸」的人，這種怪怪奇奇的事情倒也不難解釋。然而以鳳平日的心地非常清明而和悅，對於日常生活的常識又很豐富。她要跟人開起小玩笑來，腦筋非常之靈敏。那高臥旅館裏的賬簿子，每面都有密密層層的三大行數目字，她每天結起賬來，從不會有過錯誤。總之，她的腦子

是比聖堡地方什麼女孩子都清楚些。可是她竟會相信自己曾經看見死人從墳墓裏出來。她又竟說會聽見他們說話。她還把他們的話一個字一個字的述出來。吉安聽見她說時，口裏雖說「這是好笑的」，腦子裏面却彷彿有一個聲音在說，「也許這是真的罷。一後來再一想，他就斷定「這的確是真的了。這是給與法國的一個未來戰爭的警告。除非法國的一般青年都向和平去工作。至於像他自己的那樣的青年兵士，其所以能免於屠殺，也許是萬分僥幸的罷！萬分僥幸的罷！」

那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以鳳並沒有把她在墳場上的奇遇告訴她的父母。但是後來，她一定是對她母親講過了，而她母親一定又對她父親講過，因為那天晚上吉安在頂樓上睡覺的時候，就聽見樓下房間裏他兩夫妻在那裏切切議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在平日，吉安晚上聽見老板卜洛吒的皮鞋掉落地，不到十分鐘便要駢聲大作。今天時候已經不早，却還從牀底下樓板縫裏傳上他們的聲

音。有一時，還聽見伯蘭怒氣沖沖的喊嚷着。

「這種事情全是好笑的！」

這是吉安他自己向來用以表示不信的一句套語，如今從伯蘭口裏說了出來，便覺裏面含有恐懼和忿怒的意思了。

此後的幾個星期，以鳳照常忙着家裏的事情，攤牀鋪桌子，幫蘇三跟她母親做廚房裏的事。吉安一逕拿憂鬱的眼睛監視着她，她却一逕好像是十分快樂。只不過偶爾有時候，她的精神似乎從她周圍離去了，她就要迷失在她自己的思想裏面。有好幾次，她看出吉安的眼睛釘在自己身上，她的臉色就要稍稍有點兒變白，彷彿彼此看穿了一種可怕的祕密一般。

有一天，中午時分，她在那從阿羅路迤南的一片大稻田裏，又遇着了一樁奇事。那天是禮拜日，上午做完禮拜，以鳳和吉安在那裏的一些小禾堆中間散步。他

們像這樣子一起走着消遣，這回還是第一次。吉安身上穿着生平最好的衣服，心裏覺得有些侷促，有些尷尬，可是有以鳳在他身邊並排走着，同時又覺得躊躇滿志。當時以鳳穿的是一身紫丁香色的輕衫，草帽上插着一朵大大的紅玫瑰。

「這裏是多麼平靜啊，」她說。「雖則離這裏不遠，便見法國大劫後的一片荒涼，却沒有一點戰爭的影子落在這些田畝上。」

「我還記得開戰後的第二個月，我們的軍隊也從這些田畝裏經過，」吉安說。「那時田裏也是割賸的殘禾，和現在一樣。這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但有時又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說着，他們就坐了下來，將背靠在一個麥束上。吉安摘下了一根麥稈，在手裏玩着，眼睛看着一片枯葉上的一隻蚱蜢。

一會兒，以鳳便站了起來，眼睛望着天，也像那天在墳場上的時候一般。

「你看見嗎？」她用一種奇異的驚惶的聲音問吉安說。

「我看見一隻老烏鴉飛回家裏去。」吉安說。

「你沒有聽見嗎？」她又問。

「我聽見蚱蜢兒在那裏叫，百靈鳥在那裏唱歌。」吉安說。「你眼睛睜得這麼大，是在看什麼？」

以鳳的眼睛大大的睜着，面上一點兒沒有血色，硬僵僵的站在那裏。

吉安從地上一虎跳了起來，走到她面前，粗暴地對她說道：

「你到底見了什麼鬼了呀？」

她像害羊癩瘋似的抖了起來，這才抓住了他的臂膀，嗚嗚的哭泣。

「他們都走了。」她說。「這是一場空中的戰爭。天上滿都是飛機，有幾千架，都拿毒氣像雨一般洒下來。我聽見一聲極大的呼喊從法國發出來。這是死的呼

喊。隨後，就有一架飛機鑽下來，鑽的很低，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很清楚的說：『如果青年人的心裏沒有和平，就要發生像這樣的事。』此後便是一個大大的靜默，似乎整個世界都死了。」

「你是發瘋了，」吉安說。「你真是一個弱者。」

他這話說得十分野蠻，可是他也感到了一種恐怖，一種畏懼。他口裏雖說以鳳發瘋，心裏却並不相信。他的意志，他的常識，以及他的對於一切神祕的憎恨，都要他認為以鳳是發瘋，可是他又不信。以鳳確能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聽見別人所聽不見的。

當時他們沒有再說別的話，便默默的回到高臥旅館。在院子裏，沒有進門之先，以鳳對他低聲說道：

「剛才的事，你對我父親和母親一字都不要提起。他們要不高興的。可是我

總要設法跟法國青年們去說。他們必須要作和平的運動，否則法國是要毀滅的。」

「唉！吉安說：『你還是聽我的勸告，不要提起這件事罷。你要是對人家去說這種話，人家一定要把你當做一個神經衰弱的人，拿你送到病院裏去的。』」

她聽見這話，臉色變得死一般白，在她自己的額頭和心口畫了畫十字。

據做書的人從各方面所得的報告——大部分還是吉安自己供給我的——推斷起來，當時孟以鳳這一個女子，分明自以為是得了一種特殊的默示，叫她去向法國青年宣傳和平精神的。起初，她所宣傳的方面，還只限於市集日子那些到她旅館裏來吃點心的青年農民們，且也只敢羞怯怯的說。當這時候，英法兩國的關係正是緊張，正爲了德國賠款的問題，以及其他關於世界政策的事項，彼此不敢面對面的正視。法國民間正是謠言譁起，都在責怪所謂「背信的英國」而

那一班大都參加過大戰的比伽地青年農民，則對英國的感情尤其惡劣，以為她在世界的各部分都損害着法國的利益。這些農民到高臥旅館來吃點心的時候，大都是以鳳在招待的。他們一談起了英法的關係，以鳳總要責怪他們，說英國人到法國土地上來做了那麼大的犧牲，流了那麼多的血，他們不該對他們這樣的忘恩負義。那些農民們聽到這樣的話，都覺駭異非常。

「要不是英國人的幫忙，」她對他們不止一次的說，「我們這親愛的法國是早已毀滅的了。」

又有一次，那些農民們議論起德國人的倔強來，說是那些德國的野獸不但賴着戰債不肯付，並且已預備着要報復，言下都不勝憤慨似的。正說得興高彩烈，却被以鳳只是幾句話，便說得大家鴉鵲無聲。

她說：「我們對於德國也應該有點俠氣，不要逼得人家太厲害。除非我們用

一種和平的精神去殺了他們的仇恨，並也殺了我們自己的仇恨，世界上就再要有一次戰爭，比上一次更加厲害，而我們法國也就要毀了。」

「你不要胡說罷，以鳳。」伯蘭在旁嘟囔道。「你懂得什麼政治呀？」
伯蘭是怕以鳳的話要得罪他的顧客。

其實那些顧客倒並不覺得以鳳衝撞他們。原來他們沒有一個不知道以鳳的歷史，知道她在牀上癱風了多年，突然一下好起來的。也許就爲了她這奇怪的歷史，又加上她那纖弱的風神，她臉上那種孩子一般的純潔，所以大家對於她的話，才比平常女人所說的更能容忍的罷。其中有幾個只對她大笑一陣，責備她說：「你總不能拿你的俠氣去對付老虎呀，小姑娘。他們還照舊是那麼狠心狗肺的呢。」

「倒看不出你的女兒是個親德派呢，伯蘭！」

「大概是戰爭的時候有那個英國軍官把她的心收服去了！」

「要是再來一次戰爭，我們就要送了德國人的終！再不要他媽的什麼凡爾賽條約了！我們要從來因河直到柏林一寸寸都打得他們粉碎。」

可是也有一些青年農民是給以鳳辯護的。

「不管是贏還是輸，再來一次戰爭法國就一定要完結。以鳳姑娘的話是對的。我們必得要教育我們的人民，使他們都有國際的觀念。使他們都知道和平和民主。」

「噢！德國人的民主是假的呀。他們沒有一個不是軍國主義者。」

「德國的勞動界也要和平，跟世界上所有的勞動者沒有兩樣。」

以鳳又開口了。

「要是上一次的戰爭只足引起一個新衝突，那末那些戰死的青年們都是

上了當了。他們當初是爲要制止戰爭才去戰爭的。」

又有幾個人大笑起來。

「這話我們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是常慣說的。都由我們自己太老實。」

可是又有幾個人說得非常認真。

「以鳳姑娘說的是世界已經忘記了的真理。我們當初確是爲那種理想而戰爭的。我們確實都上了當了。上了那班政家們的當。」

以鳳却說：「甯可說是上了我們自己心裏的邪惡的當。」

當這樣的時候，吉安是一逕監視着以鳳的，結果是越看越覺得以鳳的神祕。他看見那些農民們有的要跟她切切私語，有的要跟她到院子裏去閒坐半天。他見她跟亨利這麼談過，跟福開這麼談過，跟馬賽這麼談過，還有別的許多人都都這麼的談過。他看見她跟他們談話的時候，總是一本正經的，眼睛張得很大，發出

了一種奇光，而那些農民聽了她的話之後，總要現出默默若有所思的樣子，並且帶着一種奇異的驚怖神情，彷彿她會告訴他們什麼奇怪的可怕的事似的。

在市場上的時候，她就在那些攤頭當中，來來去去的跟那些青年們談着。往往只消幾句話，就要使得那些人大大張着嘴，或是現出一種惶惑的神情，或是發出一陣嘲諷的狂笑。

有一次，吉安問他的一個伙伴叫阿滿的說：「以鳳剛纔跟你說什麼？」

阿滿回答他：「她說：『青年人必須運動着和平，否則法國就得死！』你想她這話是什麼意思？」

「天才曉得！」吉安說。

「我看起來這好像是一句預言，」阿滿說。「真是奇怪！她那說話的樣子像煞貞德出世了呢。我聽了之後，不由得起了一種癢癢的感情。」

吉安聽他提起了貞德，*不覺說了一跳。因為他自己也會想起以鳳有些像貞德。他以為以鳳能夠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也同貞德一樣的。而且，當上次戰爭的時候，法國的兵士們口裏雖然在譏謗貞德，心底裏却是相信她的，也同現在他自己相信以鳳一樣。

凡是聽見過以鳳宣傳和平的人，特別是一班青年們，似乎都會受到了她的影響。這其中確實是有點神祕，誰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的。例如那青年的福開，一向喜歡在小酒館喝酒，及至聽了以鳳的一番話，就立刻戒斷了酒，把晚上的時間消磨來讀歷史書和哲學書了。又如那阿滿，原是聖堡地方的一個色鬼，一向不走近禮拜堂去的，及聽了以鳳的話，忽然的信起教來，使得他從前的伙伴們都詫異非凡，從前的相好們則恨之切骨。

*關於貞德的事，見後附錄。

大概也就爲了這樁事，這才激起了市場上那些擺攤兒的女孩子們對以鳳大動公憤的罷。青年的農民們有挑了豬和羊到市場上來的，小販們有背了帶子和花邊向攤頭女孩子兜賣的，以鳳一碰到他們，就要跟他們鬼鬼祟祟的說了許多話，這已使得那些女孩子們大起疑心，及至阿滿的事情發生，她們的疑心就一變而爲憤怒。

本來，經過上一次大戰之後，法國的青年之花已被摧殘殆盡了，要找阿滿那樣風流一個小伙子，實在是不可多得，而如今却被什麼宗教勢力或是秘密勢力活生生的把他奪了走，教她們怎麼能不心痛呢？她們一經追究起罪魁禍首來，自然不難追究到孟以鳳身上去。她們見她笑嘻嘻的，老是跟青年們鬼鬼祟祟的說話，而青年們聽她一番話之後，有的竟會馬上神魂顛倒起來。有時那些女孩子在酒館裏等着那青年喝酒，問他一見了以鳳爲什麼就會如此，他總不肯對她們說

出所以然，即使她們污蔑他，嘲笑他，他總也佯爲不聽見。這等女孩子是伶牙利齒的居多，所以看見以鳳那樣始終不肯說句粗俗話，或是不容別人在她面前說句粗俗話，自然要對她十分不高興的。

「要像她這樣子做人，她爲什麼不到尼姑庵裏去呢？」有一個女孩子這麼問道。這人名叫麻姑，據說是個農家女，因在家裏不規矩，被家裏人趕出來的。

便有一人答道：

「因爲尼姑庵裏是沒有年輕小伙子的呀，我的小乖乖。」這是做女裁縫的露惹，說時呵呵大笑了一陣。「以鳳是除了吊男人的膀子目中無人的呢。」

在高臥旅館對門擺鈕扣攤兒的玫瑰，便對露惹做了一下眉眼說：「是呀，聽她滿口是和平呀，愛呀，還不都是跟小白臉兒吊膀子的花巧。這當中的訣巧兒，我們真該拜她做師父呢。」

「她還不是跟姨子一樣的！」露慧兇狠狠的說。「你不要看她那生病鬼似的一張臉，迷起人來倒是特別厲害的。」

像這樣的話，在那些女孩子當中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個不休。這是充滿着嫉妬和惡毒的話。到了下一個市日，以鳳又從高臥旅館裏出來，在那一排排的攤頭中間走着，眼睛四處的打溜，在那些女孩子看起來，總以為她又在找什麼男子了，因而都對她側目而視。

「你看她現在！」露慧道。「她那雙眼睛骨碌骨碌的溜着，正在找咱們的男人呢。這個狐狸精！」

當時市上有一青年叫佩耳，在大戰時候失了一條臂膀的，正牽着一頭小母牛蹣跚着走來。以鳳一見了他，就馬上迎上前去。麻姑在旁邊看見了，發了一聲尖笑。

以鳳也不去管她，便和那獨臂的佩耳低聲說起話來。那人光着一個頭，站在以鳳面前，必恭必敬的聽着她說話，好像她是一個什麼貴婦人似的。

當時有一個女子叫做蝶娜，忽然向以鳳猛撲過來，一把抓住了她的臂膀。

「你跟佩耳在這裏講些什麼私話？他是我的男人，不與你相干的。你這眼睛烏珠子趕快離開他的臉罷。」

「是呀！蝶娜的話不錯呀！你滾開這個市場罷。我們要你在這裏做什麼？單想偷我們的男人！」

這話是露慧說的，說時兩隻臂膀交叉在胸前，臉上張得緋紅，彈着三隻眼珠子。

一時其他的女孩子都圍了攏來，有的笑，有的罵，也有少數人默不做聲，覺得這種潑辣的行爲是可羞恥的。

以鳳見這情形，竟弄得莫名其妙。分明，她並不知道這許多人是來向她問罪的。

「我做錯了什麼事了？」她問道。「我一點兒都不明白！我在這裏跟佩耳說話，不過是說戰爭怎樣的苦惱，以及青年人怎樣應該心裏放着和平罷了。」

「去跟你的祖母說去罷！」露蕙大嚷道。「我們都知道你臉上裝得這麼老實樣子，心裏是藏着什麼的。」

隨後，她又說出一句可怕的猥褻話來，立刻在以鳳臉上引起一陣緋紅的熱浪。

「但願上帝饒恕你，露蕙！」她說。

這一句話，好像使露蕙越發惱怒起來。她當即往斜刺裏衝到一個攤兒上，抓起了一個馬鈴薯，對以鳳劈面擲過來。那馬鈴薯打中了她的額角，使她身子路路

規盪了一下，却並沒有倒下去。

但這還不過是個信號，是報告她別的東西跟着要扔過來了。果然，隨即蝶娜就擲來一顆大頭菜，同時還有別的許多東西從別的許多手裏飛過來。

以鳳站在那裏呆呆的發怔，可是一點兒沒有畏怯的樣子。她並不企圖逃走，只把雙手在胸膛上交叉着。但若不是吉安趕來替她解了圍，她說不定是要吃大虧的。原來正在危急的時候，吉安忽然衝進了重圍，張開一雙健勁的膀臂，將那些女孩子們紛紛擋了開去。

「嗨，嗨，嗨！」他大聲的喊道。「是怎麼回事呀？你們再有誰敢給以鳳姑娘扔東西，我要打得你們臉上發烏青。你們一個也逃不了的。」

他這一來，果然大家都不敢再動手了。可是大家就都拿他來罵着出氣。

「你也是她的相好呀！你這相好真是大肚量，會讓你那婊子去跟別人的相

好吊膀子。」

「你再說說試試看！」吉安威脅道。

以鳳抓住了他的臂膀，跟他一同離開市場去了。那些女孩子在他們背後不住的譏嘲，露蕙和蝶娜則嘩嘩狂笑了一陣。

這事的消息傳到了那聖堡牧師的耳朵裏，他當即到高臥旅館裏來找以鳳，和她在一間密室裏談了一個多鐘頭。

那牧師是個高個子的青年，面頰上有一塊很深的傷癥。原來在大戰剛開頭的日子，他也同法國其他許多牧師一樣，會到前線去當過小兵。他面上那塊傷癥，就是在壕溝裏被一個德國兵的刺刀刺出來的。後來他升到了中士，在軍隊裏記過三次功。他有一個兄弟在巴黎聖母院裏做住持，因擅長激烈的演說，常常吸引了很多聽衆來，在牧師界裏是紅極一時的。這聖堡的牧師也有演說的天才，可是

心裏很老實。他回想那服兵役的幾年，竟以爲是一種殉道的事業。

正惟因他有過這一番的經驗，所以聽見了以鳳的話，就被它深深感動了。後來他竟說她這話是一種「默示」或一種「預言」。原來當以鳳的病突然一下好起來的時候，他雖還在戰場上沒有回來，並沒有親眼看見，可是後來聽見以鳳的隣舍家談到這樁事，他就得到一個極深刻的印象，認爲那樣的奇蹟，一定是上帝的直接行動無疑了。因此他對於以鳳，一向是當做一個非常人看待的。又因他平日所見的教民，不是像市場上那樣一班粗俗的女孩子，便是一班對於宗教不覺痛癢的中流階級，如今見到了以鳳，容貌是那麼出奇的美，心靈是那麼極端的純潔，外貌是那麼孩子般的天真，性情是那麼令人可親的溫婉，所以竟把她看做天人一般了。他聽見以鳳給與青年人的那種警告，聽見她說的那種「預言」，便以爲裏面確是含有神聖的意味。

當時巴黎的一般新聞記者，有的是譏笑這個牧師，說他是害了戰爭神經驚恐病的，有的却說他故意裝腔，意欲借這瘋女子的幻覺來造成一般愚民的迷信。至依做書人的看法，則以為這位聖堡的牧師不但患了戰爭神經驚恐病，並已患了心靈驚恐病，因而在他那單純的信仰之中，染上了一些浪漫色彩的罷。又或因他的愛國之心過切，想起戰爭若再起來，即使能得到勝利，也難免要把法國的最後一批青年都犧牲乾淨，這才對戰爭起反感的罷。

這一回，這個牧師跟孟以鳳在那密室裏談了一席話之後，就完全受她那奇異魔力的支配了。他寫給巴黎聖母院裏那個兄弟的幾封信，就沒有一次不提到她，沒有一次不提到他自己的感情如何被激動。他也跟吉安和阿滿一樣，曾經聯想起從前的貞德，所以以後他竟稱以鳳為「我們的新貞德」了。

他後來在禮拜堂裏講教，就一逕都要說到「製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那

一段，一逕都要提起基督命令人們饒恕仇敵的話來。又每次都要說起他的教民之中，有一個人的心靈曾經接受到上天的默示，知道法國青年人的心裏如果不消除仇恨而養成友愛的精神，那末未來戰爭的恐怖一定難免。這所謂一個心靈，分明是暗指以鳳，可是他不提起她的名字。

又因他自己也曾有過一番戰爭的經驗，他就對他禮拜堂裏的聽衆把它描寫得非常可怕，並說比起下次的戰爭來還只算得是兒戲呢。這話給與那小小聽衆的刺激非常之深，竟致有一個女孩子聽得當場昏暈過去，還有一個曾經戰陣的青年男子，則神經驚恐病復發起來，立刻渾身發抖得像害大瘧疾。

但是聽衆之中也有聽了這番話覺得大不高興的。例如那位巴家老太太，年紀已經七十五，平日常對人誇口，說他有十六個孫子死在戰場上的，那天聽那牧師演說這番話，便故意大聲的咳起嗽來，事後還寫了一封信給大主教，控告他宣

傳過激主義。

一時聖堡以及附近村莊的俱樂部裏，咖啡館裏，乃至酒館店裏，也都在紛紛傳說，說那牧師怎樣受了孟以鳳的神祕影響，怎樣在禮拜堂裏作那奇怪的演講等等。這樣的傳說，自然不免要有幾分的誇張，而唯其不免誇張，所以那些做小販的，補鍋兒的，以及從四處到聖堡來趕市集的農民們，就一傳十，十傳百，以訛傳訛，都說聖堡地方出了一個童聖女，預言不久又要有了戰爭了。有的人說那童聖女也同基督一般，是能替人治病的。害病的人只消摸一摸她的衣服，那怕是風濕症，臟脹病，坐骨神經痛，乃至癱瘓性顏面神經痛之類，都馬上會得好起來。又有的人說她跟天上的天使和聖徒都能夠直接談話。但也有的人說她不是好東西，說她是受過激黨僱用的，是英國放來的間諜，目的在於敗壞法國青年的心術。至於她蠱惑聖堡牧師那件事，照這班人說起來，便是她的一個最最惡毒的毒計。

這一些傳說和議論，以鳳的耳朵裏是一聲也不會傳進去過的。她只覺得自己在街上走的時候，人家都拿一種驚奇的眼光看着她。又不久之後，她那旅館裏就常常要有許多從遠村跑來的生客，都對她瞪着眼睛，彷彿是特地來看她似的。

偶爾有些時候，她從街上走過去，會得看見一些病容滿面的陌生女人，伸出鷄爪一般的手指來碰一碰她的衣服。又有時候，這種女人竟會跪倒她面前，請求他祝福，她也就怯生生對她們說了一聲「但願上帝保佑你們！」

有一個跛腳的青年，是比伽地人，那一帶人家逢有婚事喜慶，都要他去吹笛子，因而人人都認識他的。有一天他候以鳳從阿羅路上走過去，也一骨碌的跪倒她面前，哀求她把他的病醫好。

以鳳對他說：「我是不能醫病的。」但他請求她讓他親一下她的手，說她如肯應允，他一定就會得好起來，因為他知道上帝是愛她的。

以鳳口裏笑着，將一雙手伸了出去，讓他親了一親。那人隨即發了一聲奇怪的歡呼，便一虎跳了起來，扔開了他的拐杖，竟一點兒也不跛了。（這真是說也奇怪！原來他自從在戰場上打傷了脊髓而成了跛子之後，這條拐杖是從來不曾離身過的呢。）於是那小伙子（他名叫法郎）同時的嚷着，笑着，哭着，搶在以鳳前面跑到了聖堡，便在市場上大聲宣揚，說他的病是給以鳳治好了。及等以鳳白着一張面孔回到了市場，便有一大羣人迎上她去，有的歡呼頌揚着，有的跪倒她走過的路旁；就連當初對他扔過東西的那些女孩子，如露、蕙、蝶、娜、麻姑之流，也都已默默無聲，自覺十分慚愧了。

來法郎經過赫虎醫師的檢驗，據說他這突然的病癒，乃是由於「情緒影響了神經，而獲得一種強烈的自己暗示」的結果。不過大多數的愚民對於以鳳自己的病癒，却並不因這科學的解釋而動搖他們的信心，都仍舊認為是一種神

嘖。

至於以鳳的父母，對於這一套疑鬼疑神的傳說是始終佯爲不聽見，總說他們的女兒是個平常的女孩子，說她體格比較纖弱是有的，別的都和平常人沒有兩樣。聽見人家說到她有什麼神秘的能力，說到她能作什麼預言，他們一逕要嗤之以鼻。有時顧客當中有人問起伯蘭這樁事，他竟會大光其火，粗聲粗氣的回答他們一句「全然是笑話！」可是他兩夫妻獨自關在房裏的時候，却也不免要竊竊私議起來；關於以鳳的神秘性，有時一個相信一個不相信，關於處置這事的辦法，一個主張這樣，一個主張那樣，因而往往要多些口角。

「我看我們的生意是要毀在這妮子身上呢！」伯蘭有一晚上對他老婆說。「我們的主顧已經有很多人跑到別家去了，因爲他們是到這裏來喝酒的，誰耐煩來聽你講政治講宗教呀？」

他的老婆便駁道：「這話固然不錯，可是以鳳的名氣一天天的大起來，我們店裏客人的數目還是有加無減的。不是有許多遠地的青年人都特地跑來看她的嗎？」

「依我的意思，是不如把她送到尼姑庵裏去，或是將她寄到巴黎媽媽姑娘那裏去的好。再要像這樣下去，我是有些耐煩不住的了。」

「她對於我們，也總算得一個模範女兒了。伯蘭啊，你不要不知足罷。」

「這倒我也承認的。可是我當初那樣的將她抱來抱去，她爲什麼有福不享，偏要好起來惹這多的麻煩呢？」

「我看她跟吉安倒也話得來，不如就讓他們結了婚罷。」孟老婆子低聲說。伯蘭大大的張開了嘴，將老婆瞪了一眼。

「吉安……他渾身財產還到不了十個法郎呢！而且我們這女孩子也不像

是願意結婚的。」

「吉安對她是五體投地的了。你不看他像一頭忠狗似的伺候着她嗎？」

「孩子呢，原是不錯的，」伯蘭說。「等我來考慮考慮罷。或許結了婚，養了孩子，要她做了娘，忙碌忙碌，就會治好了她腦袋裏那種怪想頭，也未可知的。」

當下他兩老的一番商議，就算告了個段落。

第二天伯蘭在馬房前面的院子裏看見吉安，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突然的對他說道：

「你就跟我們以鳳結了婚罷，我的孩子。爲什麼不呢？我們以鳳人是不错的，而且這高臥旅館將來要值大錢呢。我有你這樣的人做女婿，也不算辱沒家門的了。」

吉安一時囁囁回答不出口，面上漲得緋紅，一會兒又變成慘白。

「是沒……沒……沒有這回事的。以鳳姑娘太好了——我跟誰都是一樣的。簡直是上帝的聖徒呢，先生！」

「唉！」伯蘭說。「別再說這套廢話罷。她一結了婚，就不會來這一套。把戲了。女人結了婚，才算有個正當的歸宿。你再去考慮考慮。我是情情願願允許你的了，吉安。」

吉安還在嘟囔着，說以鳳姑娘在世界上是負有重大任務的。可是伯蘭並沒有聽他，擺着一張憂鬱的面孔走出院子去了。

照做書的人看起來，那孟以鳳除了在墳場上和稻田裏表現過那兩次見神見鬼似的催眠狀態之外，別的時候也並沒有特異常人的地方，只不過常要現出默默沈思的樣子，感情也比旁人特別來得強烈。但這也不足為奇的，因為她曾在牀上癱風了那麼多年，耳朵裏聽見的是隆隆的砲聲，眼睛裏看見的是青年人的

犧牲流血，如今雖則突然一下好起來，精神狀態自難免要有稍異常人之處。她確乎相信她自己是獻身給宣傳和平的使命了，但即使撇開了一切神秘主義和一切超自然的經驗而言，這個信念也同樣是要發生的。不過倘使沒有那聖堡的牧師從旁慫恿或鼓勵，那就也許連這觀念也不至於發展為一種固定的信念和目的，因為那牧師已經堅信她是上主的一個侍女，奉命來領導法國去作普遍和平運動的了。他常常要去問她關於法國青年消弭未來戰爭所應負的責任，至於她回答他的話所以每一次都要使他愈加驚異，愈加熱心的地方，到底是在那裏面的真誠和常識呢，或是在於一種精神的熱烈，以致聽起來好像是含有神聖意味的默示一般，那可不得而知了。

但不管由於什麼，這聖堡牧師後來之發起組織一個法國青年人會，以致不單是聖堡地方鬧得了滿城風雨，就連整個法國的政治也因此惹起了嚴重的糾

紛，那總是因受孟以鳳的影響而起的。他這青年人會定名為和平運動同盟，起初來參加的也不過是十幾個人，又都是特別受過孟以鳳的說話和人格感化了的。吉安就是其中的一個，此外就是法郎，亨利，福開，馬賽，阿滿等等。他們每星期在那牧師的客堂裏開會一次，通過一些「議決案」，決定大家努力為世界和平工作和祈禱，又保證各人去勸導他的同伴來加入同盟。

但是這麼一個似乎無足輕重的組織，後來發達擴張得驚人之速，繼續來參加的大都是回到農村上來種田的退伍兵士，原來這同盟在聖堡鎮上成立不久，消息便給那些做小販的，補鍋兒的，以及其他流動的客家一傳十十傳百的播揚開去，霎時間傳播到的地域就非常之廣。那聖堡的牧師每天都要接到無數的信，有來問該會詳情的，有來問孟以鳳的預言的，把他忙得個不亦樂乎。不久之後，各地就紛紛組織起分會來，其會員之中，當然也有許多是抱着一種革命性質的政

治動機而來的，如共產主義者，工團主義者，以及其他種種政治活動者，見這和平同盟有着宗教色彩的掩護，就都紛紛來加入，希圖利用着這個團體來達成他們的破壞目的。在這班政治活動者當中，有的人聽見這個組織和孟以鳳有密切的關係，又聽見關於孟以鳳的謠言說得那麼神秘，當然都要帶着一點鄙夷不屑的意思，但是他們做事情向來不擇手段，所以也就隨他去了。

那聖堡的牧師是個老實人，萬想不到會有這種惡劣分子要混進這同盟裏來的，所以人家來請求加盟，他從來不查問一下他的來歷，不管是誰來登記，他總是高高興興的將他登上去，彷彿以為那登記簿裏多登上一個名字，世界的和平就多了一重保證。但是不幸得很，竟有一些已經在警察局裏出了名的革命青年也混進來了，例如那彭查司，曾在巴黎附近的工廠區裏秘密散布過多次宣傳激主義的傳單，警察當局對他早已非常注意的。後來查出他也是道和平同盟的

一個會員，因而對和平同盟也注意起來，便向政府做了一個不利於它的報告。

又由於警察局的關係，消息就漏到報館裏去。於是各報都登起這事的新聞來，將孟以鳳冷嘲熱諷了一陣，說她是個神志不清的腐敗女子，而對於那聖堡的牧師也都大加抨擊，說他敗壞青年的心術，是法國的內奸，是背教的教士。

巴黎的國民新聞特地派出一個訪員來研究這件事。那訪員裝做一個熱心世界和平的青年模樣，把孟以鳳和那牧師都訪問到了。回去之後，就在國民新聞的第一版上發表了一整面的記載，還插入了許多照片，措辭妙到非常，可謂盡極挖苦譏諷之能事，引得整個巴黎都捧腹大笑起來。

但是笑了一陣之後，隨即起來了種種惡意的批評，其中有一家報紙，竟至主張那牧師及那和他狼狽為奸的「女騙子」孟以鳳，都應判以意圖危害民國的罪名，而立即加以拘禁。但是同時也有不少拖着世界和平理想的青年們，被這新

聞引起了注意，便也去登記加盟。

及鬧到去年二月間，因華盛頓會議起了反動，德國不能如期付賠款，以及對英的關係日漸緊張起來，法國的政局就進入了荆天棘地。其時法國全國的政治情緒非常高漲，像孟以鳳和那牧師的那種沒有限度沒有國界的單純和平主義，當然要與一般人的傾向格格不能相入。然而不幸得很，也可說悲慘得很，他們那和平運動同盟，却正檢了這個政治熱情大熾的當兒去到巴黎遊行了。

這次遊行的動機，據說是由巴黎聖母院裏那一位住持所發的。原來那位聖堡牧師每次寫給他兄弟的信，總說孟以鳳是如何的接到默示，心地如何的聖潔，又如何的對他們的和平同盟深表同情。那位住持將這樣的信看久了，便不由得也對她發生了一種迷信。又據說他對於當時法國的政府深感不滿，以為當時巴黎已因勝利的陶醉而完全腐敗，正走向滅亡的路上了。因而他一時異想天

開，決計邀請孟以鳳和她的信徒們到巴黎來宣傳一番和平和道德。

他這意思，當然是得由聖堡那位牧師轉達給以鳳的。以鳳一聽見這話，立刻面孔都嚇得雪白，分明她想起了要她這樣去拋頭露面，是什麼勇氣都失去的了。單只聽到巴黎這一個名字，她就已吃了一嚇。她生平所到的地方，是沒有大過貝葉鎮的，因而在她的想像裏面，巴黎便是一個十分可怕十分難堪的地方。

「我不過是個老實女孩子，」她說。「我到巴黎去，大家都要笑我的。」

「爲了上帝的緣故讓人家去笑笑，也就是聖徒們的犧牲精神呀，」牧師說。「可是我並不是什麼聖徒，」以鳳抗議說。「我不過是一個虛弱無知的女孩子。」

可是到後來，她自覺這樣的拒絕有點兒近乎懦怯，因而終於應允了。

有一天她同吉安計議道：「我只恐怕我們這回去，不會得到人家的好感，吉

安。巴黎人怕都要譏笑我們。可是要像那牧師說的，這是上帝的意旨的話，我也就不敢不服從。」

「他又怎麼知道這是上帝的意旨呢？」吉安嘟囔道。

吉安對於此舉，是自始就反對的。他想起了以鳳要像這樣去拋頭露面，去讓人家譏笑，心裏便覺大大不舒服；同時又想以鳳這樣去跋涉辛勞，怕也不利於她的身體。可是他見以鳳已經打定了主意，知道事情已無可挽回，而又不放心她一個人前去，於是不得不首先投効，也去參加他們的遊行。

「那末我跟你去罷，」他用一種毅然決然的語氣說。

以鳳的父母聽到這樁事，自然要大吃一驚，可是同時心中又暗暗的得意，以爲他們的女兒不想竟能這樣去大出風頭，而且還有那一鄉裏的第一等青年簇擁着。因此，他們跟那牧師費掉了許多唇舌，跟以鳳也辯論了許久之後，也就應允

下來了。

這一次巴黎遊行的排場，是染着了極濃厚的中古色彩的。參加遊行的約莫有五十來人，都是農民階級裏的青年。出發之日，大家都到聖堡來集合。集合的地方中間豎着一面大旗，是那牧師預先叫當地幾個老太婆縫起來的。那旗係綢子所做，上面繡着一行字，是——「主的和平永遠在你們一起。」拿旗的派到三個人：一個是青年的福開，一個是法郎，還有一個就是已經扔掉了拐杖的那個跛子。以鳳坐的是一部農場的卡車，由吉安趕着。她身上穿一件白色的鬆衫，腰間圍一條藍色的帶子，臨出發時，站在卡車上跟市場上的羣衆說了幾句話。大家看見她美得那麼一塵不染，貞靜得那麼天人一般，都驚異到切切議論起來。

「她像一個青年的聖母，」羣衆中有一個說。
別的人則提起貞德的名字來。

然而羣衆裏面也有不少嫉視她的人。虧得當時那牧師就站在卡車前面，手裏擎着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彷彿替以鳳做了前衛，要不然的話，說不定又要鬧出當初那班女孩子拿東西扔她的那種事來。但是四處的噓噓之聲已經不絕於耳了。

以鳳那番臨別的演說，大意是說她此一番前去是去盡一種天職的。她本不願意派到這項職務，可是天命她不敢不從。又說她此去的任務，是要喚起一般青年心裏的和平精神。這幾句話一說出來，也有喝采的，也有訕笑的，一時紛紛揚揚，整個市場都被那龐雜的聲浪淹沒掉。那些訕笑她的，不但口裏打噓噓，且還喊出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可是有些女人竟至感動得哭了出來，及等那行列向前出發，甚至紛紛跪倒那牧師面前要他祝福。

他們一路前去，所過的農場村落，都有新來參加的人，大多數是類似聖堡那

個農民階級的青年小伙子。每到了一個村莊，那行列都要停下來，插起了那面大旗，就由吉安拉住了馬頭，以鳳站在車子裏對那聚攏來的村民演說幾句。做書的人並沒有得到那些演說的詳細記錄。據後來吉安對做書人說，她當時的演說句句都具有熱忱，字字都含有深意，因而感動力非常之大。至所說的大意，總不外是法國青年應該如何盡力防止未來的戰爭，未來的戰爭將如何由空中落下死來，以致要毀滅全部的文化，以及青年人的心裏應該如何對於一切都抱着和平的思想等等。總之，她那些演說裏面是一句也沒有涉及政治的話，一句也沒有責備法國政府的話，一句也沒有關於軍國主義的話的。

在路上走的時候，吉安坐在前面趕車，她坐在後面車廂裏，兩邊有許多人行簇擁着。她不時要跟前面的吉安談起話來。

有一次她對吉安說：

「我有一種感覺，彷彿我此一番去，是再也不能回到聖堡來的了。」

「那是笑話，」吉安說。「你這是怎麼想起來的？」

「彷彿有什麼東西對我這麼說，」她說。

又有一次，她忽然講起自己從前突然病好的事來。

「我有時回想從前，躺在那一把馬鬃破榻上，開留聲機給那些英國兵士聽，覺得現在不能再過那樣的日子，很是可惜。當時我要不看見那些人犧牲太多，我是很快樂的呢。」

「那末現在你不快樂嗎？」吉安問道。

「現在我有點兒害怕，」她說。「人家看見我，總都帶着怒容，或是嘲笑的样子。我甯可回到自己旅館裏去洗碗碟，倒覺適意些。」

「我們不久就要回去的，」吉安說。

晚上，以鳳總歇宿在村莊上的小客店裏。牧師則到當地牧師家裏去借宿。吉安就睡在那部卡車上。其餘的人都在空着的倉房裏和棚子裏胡亂過一宵。第二天一早起來，大家便又馬上攪路了。這樣的走了幾天，大家都走得有些脚痛，不像開頭那麼一路有說有笑了。那牧師本是左腿上受過傷的，那經得這樣的長途跋涉，早已走得了一拐一拐的像個跛子。可是他看看行列裏新加入的人越來越多，心裏非常得意，所以還是維持着與高彩烈的樣子。及至到了阿緬附近的比圭尼地方，一算那一面和平大旗底下，便有將近二百人了。

誰知一到了阿緬，便馬上闖出亂子來。當時阿緬有一條叫做三石街的大街上，正擁擠着一大羣人在那裏看壁報。原來當地的報館早已探得了那個和平運動遊行的消息，便在報紙上大刊其新聞，將那行列描寫得有聲有色，說他們那團體是「反武力的」「反德的」。對於以鳳，則謗之為「一個聲名狼藉的女子」。

「一個道德墮落的瘋人。」

因此，當他們的行列打那條街上通過的時候，兩旁人行道上便不斷送來巨大的噓聲。女人們舞着拳頭，做出準備動武的姿勢；男人們露着白生生的牙齒，向他們大肆其擲揄。對於那聖堡的牧師，則拋來了「賣國賊」的徽號。他們到了車站旁邊的廣場，吉安便收住了馬韁，準備以鳳站起來演說，可是廣場上的羣衆登時鼓譟起來了。

「我們不如走罷，」吉安對牧師說。「我看這裏的情形不對。」

「這種情形原是在我們意料中的，」牧師說。「我們的主在把他的福音傳達給人心之前，也會受到過暴徒的侮辱。勇敢些罷，我的親愛的小朋友！」

「嗨！」吉安怒氣沖沖的說。「你當我是爲我自己的緣故害怕他們的嗎？這一班光棍我真看不在眼裏呢。我是爲的以鳳姑娘的安全呀。」

牧師也不和他爭辯，便一跳跳上卡車，站在以鳳旁邊，對羣衆演說起來。可是那些人都不高興聽他，却只聽見「過激黨！」「過激黨！」的呼聲不住向他拋擲過來。虧得那同盟的行列人數來得多，又一個個精壯力健，那些暴徒看見了才不敢十分放肆，要不然的話，他們早已連那卡車也給推翻了。當時以鳳已經是面孔變得雪白，可是她只併着一雙手，並沒有一句表示恐懼的言語。她對周圍的人們很溫和的說着話，可是因那羣衆鬧騰騰的擁來擠去，紛紛揚揚的罵着笑着，就只聽得見「和平！」「和平！」幾個字。

這一番不幸遭遇的結果，是使得那行列中有幾個青年竟起了動搖，因而彼此之間自己發生了爭吵。最使他們難堪的，就是怕到了巴黎之後要被人取笑。於是其中就有六個人，從阿緬的冷街上溜了開去，從此再不見他們的面了。裏面有一個就是馬賽，當初那牧師還會把他看做一個勇士呢。可是他倒並不是溜走，是

跟吉安說了幾句話才走的。

「我是要回去了。這是一場滑稽戲呢。而且我的靴子也快要裂開了。」

「不是你的靴子要裂開，是你的膽子要裂開罷。」吉安野蠻地說。「你一向就是個膽小鬼。」

「是啊，我原不能像你那麼做一個神聖的傻子。你要跟着以鳳和那牧師走，包你是去白辛苦一場。勸你不如早些回聖堡去罷。」

「我倒不勸你回到聖堡去，馬賽，還是去找個兔兒窠躲躲的好。」

爲了這班人的臨陣脫逃，那牧師自不免有一番難過，但是他一經想起從前的猶大，*便也心平了。

後來他們從阿緬步行到巴黎，一路旅行旋歌的，又足足走了五日，倒也不會

*猶大(Judas)，是出賣耶穌的人。

碰到什麼驚人的事故。可是有兩個從巴黎報館派來的外勤記者，一路跟着他們到這裏，早已寄了幾封離離奇奇的通訊到報館裏去，預先在巴黎的居民之中造成了一種成見。

到這時候，以鳳已經是疲倦非凡，以致不得不在吉安背後的车廂裏躺了去。同時，她一想起了巴黎，心裏便覺得慄慄危懼，並不是怕她身體上要受什麼危險，却是因她想像中的巴黎，乃是個充滿着罪惡的城市，

她這種暗中的心事，就只對吉安一個人說過。因為一路上吉安在前，以鳳在後，說話很是方便，而且長途寂寞，所以無話不談了。

有一次她對他說：「承你這樣照顧我，愛護我，我真是感激萬分呢。」吉安聽見這話，面孔直紅到了耳朵尖。

「我原是你的僕人，」吉安優裏優氣的說。

「你是我的愛人呢，」以鳳簡單的說。「你待我這麼好，所得的報酬却這麼少，我真是對你不起，親愛的吉安。不過我是跟別的女孩子不同的。將來你找一個強壯的好女子去結婚罷。」

「決不，決不，」吉安說。「你一天不嫁人，我一天不結婚。」

「那是你一輩子不會結婚的了，」她答道。「我是不配和人結婚的。」

過了一段路，她又說起了她對於法國的愛。

「爲了我們這親愛的國家，我是情願替她死的，」她說。「倘使我說了一句話，就可使我們的國家避免未來的戰爭，那我就樂意替她去死了。」

「活着替國家服務，總比死了的好，」吉安嘟囔道。

「那也不盡然，」以鳳說。「那些戰死者的鬼正在給我們幫忙。將來的新法蘭西是要靠他們建造的。」

再過了一會，她又說起了巴黎。

「我將來走到巴黎街上去，非得拿出一點勇氣來不可，」她說。「就是現在，我耳朵裏已經聽見了車馬喧闐的聲音，以及羣衆嘲笑我們的聲音了。這種聲音在我耳朵裏竟像波浪的衝激一般。」

「巴黎也不過是個大一點兒的聖堡，」吉安說。「戰爭的時候，我也到過那裏一兩次。地方並不壞，只是滿眼都是投機家和愚蠢的妓女。因而我還是喜歡聖堡。」

有時候，他們的行列要經過兩面夾着樹林的僻路。那牧師見那裏風景清幽，不覺唱起讚美詩來，有些青年的農民也就合唱起來應和他。以鳳看見那樹林上面的天空，聽見那枝上啾啾的鳥雀，心裏是說不出的歡喜。可是一進了村莊，總有預先得了消息的大小羣衆等候在那裏，有的發出歡迎的呼聲，有的拋來敵意的

謾罵，於是她那喜悅和平的心境就又被擾亂了。

一個村莊上有一婦人，她的三個兒子都在戰場上死了的，見他們來了，便抓住以鳳的衣襟吻了吻，對她說道：「救救我們在戰壕裏受苦的小伙子罷。」

路旁茅屋裏有一個年青的盲女，她趁以鳳打那裏經過的時候，口裏大喊道：「我看見一個閃耀的光明。這是到和平的路！」

又一個村莊裏有一老婦，見以鳳打她門前經過，便發出一聲尖叫：

「我願你一塊一塊的拿去分屍，你這撒但的淫婦！」

有一天晚上，他們的卡車正要在一家鄉村客店門前停下來，忽見天空現出一片玫瑰色的光。便有一個人喊道：「那是巴黎的燈光！」其餘的人大多數是從來不會到過巴黎的農民，都對那片紅光瞳視着，呆呆的發起怔來。

以鳳從車上站了起來，將雙手交叉在胸口上，也對那紅光看着發怔。

「這是法蘭西的心呀！」她說。「那裏面充滿着熱情和愛，却也充滿着罪惡！我是做夢也想不到竟有一天會到那裏去的。」

「這是上帝引導你到它的門口去，去爲和平宣傳的。」牧師說。「這是一種神聖的使命，姑娘。我們要在巴黎的心裏豎起和平的旗幟。」

那天晚上，以鳳不在路旁的小店裏歇宿。因爲那客店的老闆和老闆娘不肯收留她，雖經那牧師費了許多唇舌，也終無效。

「我們有一個兒子是在戰場戰死的，」那老闆說。「你們這種宣傳是在消滅人民愛國的忠心，所以我們不能容你們寄宿。」

牧師聽了這幾句話，當即提出抗議，說他們也是愛國的，他們對於那些殉國的英靈也是非常尊敬，他們的使命只是在防止未來的戰爭，以免青年再去做犧牲。可是那老闆非常倔強，又非常暴躁，不但不肯聽他相勸，反對他出了許多惡言。

那時天色已經很晚，萬不能再向前進了。大家又都疲倦到非凡，以鳳則幾乎已經脫力。因此，那天晚上她就只得睡在卡車上，拿吉安的一件大衣，又向福開借了一件來，一同蓋着。牧師就睡在車子底下，可是他倒睡得非常之熟，正同他從前當兵的時候在土坑裏睡的一般。吉安則一晚都沒有睡覺，只在卡車旁邊走來走去，去走去走來的守衛着。直到快要天明的時候，以鳳才輕輕的對他叫道：

「吉安，是你嗎？」

「姑娘，有什麼事？」

他立刻走到卡車旁邊，站到車軸上去，一看以鳳已經擁着兩件大衣坐起來了。

「沒有什麼事，吉安。我只覺得有點害怕……」

「害怕什麼？」他問道。

「明天我們要進巴黎了，」她說。好像這話就是解釋她的恐懼似的。

「我也跟你去的呀，」吉安說。「你要是碰到什麼事故，有我會保衛你的。他們即使要想拿手指碰你一下，也得先通過我這一關。」

她伸出了她的手，摸了摸他的頭。

「你真是又勇敢又好心啊！」

他捏住了她的手，擎到自己嘴唇上親了一親。

「我就替你死也情願的，」他簡單地說。

「也許將來到天上，我們就會在一起了，」她說。「永遠永遠的在一起了，吉安。」

「要是沒有你，我也就沒有什麼天了，」他說。

這時那牧師也在車底下動彈起來，隨即聽他叫道：

「誰在那裏？是誰在說話？」

吉安從車軸上跨了下來，說道：

「沒有什麼。是我在這裏守夜。」

可是那牧師再也睡不回去了，便從車底下爬了出來，站直了身子，跟吉安一同往回的走着，一直走到大天光。

一個住茅屋的婦人賣給他們一點咖啡和麵包，以鳳吃了些，這才她那慘白的臉上回復了一點顏色。其餘的人也各自去弄到一點東西吃了，行列便繼續往前進發。那天下午三點鐘，他們由聖丹尼門走到巴黎的邊境，四點鐘通過都綺麗故宮所在的那條馬路。那牧師走在卡車的前面，兩邊兩個人將那面繡着和平標語的大旗擎得高高。

以鳳站在卡車裏，一隻手抓住吉安坐位背後的闌干。卡車後面便是那個青

年農民的行列，現在已只剩百餘人了。他們手裏大都拿着一條粗棍子，是他們走路疲倦了，從道旁樹上拗來當拐杖用的。他們的靴子都是破的了，而且多數的人都有點跛腳。大家都久矣沒有洗澡，沒有雞頭，又因晚上在倉房裏棚棚裏睡覺，滿身的衣服都搭着稻草和污泥。他們在那聖堡牧師的領導之下，一路唱着讚美詩，可是這個唱這句，那個唱那句，聽起來頗不悅耳。

街上有大羣的人看着他們走過。那是典型的巴黎羣衆，裏面有女店員，有年輕的店夥，有蕩馬路的遊手，有貧民窟裏的癩三。此外還有許多勞動者，是勞動者當中最最粗魯的一種。於是走不多時，那在阿緬街上演過的一幕，便又在這裏重演起來，而且演得特別的激烈。一時噓噓之聲，嗤嗤之聲，尖叫聲，謾罵聲，就從四處龐然而起。有些女店員看見以鳳那麼穿着白衣衫，圍着藍帶子，顛巍巍的站在一部農場卡車裏，便都不由得嘩然發出了尖笑。因在她們看起來，總覺以鳳是滑稽

到極點了。

後來他們還不會走到巴黎大劇場門口，這一種敵意的示威便已發展成爲一場實際的衝突。這一場衝突是由對面走來的另外一個行列惹出來的。那行列也舉着許多旗子，上面也寫着「和平同盟」的字樣，可是同時却又寫着「打倒現政府」以及「資本主義便是戰爭，共產主義才是和平」一類的標語。據後來查知，這個行列的領導者就是那革命專家彭查司，曾在警察局裏犯過多次案子的。

當時一般巴黎市民所以憤怒非常而警察局裏的武裝騎警所以也全部出動，原是爲後面那個行列——就是那彭查司手下的黨徒——而起的。可是孟以鳳帶來的那一個行列，剛剛全部都是粗魯的鄉下人，又加上長途跋涉而來，一個個怪裏怪氣，因而就被一般人誤認爲彭查司的集團了。當時有一隊首都警備隊，

騎着馬從巴黎大劇場門口那邊小跑而來，便不管青紅皂白，將那兩個行列一齊都衝散。同時羣衆裏面也衝出了一幫暴徒，搶去了他們的旗子，還把那些同盟員毆辱了一頓。

這一些羣衆之中，當然有一部分是完全莫名其妙，不過趁一時獸性勃發，大家趕着熱鬧插進去打幾拳的。但是大多數人都有着政治的動機，因為當時巴黎的政界十分不安，凡是帶着一點政治色彩的人沒一個不神經過敏，所以都趁這機會來發洩一下了。內中有一個帝制派的青年集團，是特別的激烈，當時他們發了一個信號，就一齊舉起了棍棒向那些聖堡的農民們撲打過來。還有一幫泥水匠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而於是乎石頭與棍棒齊飛了。

那些特地跑來宣傳和平精神的農民們，突然受到這麼猛烈的攻擊，當然也不能毫無抵抗，所以便也暫時放棄了和平，跟他們交起手來。而無如衆寡之數相

差得太遠，以致這方面有好幾個人，登時頭上掛了彩。其中有一個——便是那青年的福開——先吃一拳打得暈倒在地，竟被一陣亂腳，踩得一命嗚呼了。

那聖堡的牧師，將背靠在卡車上成了個負隅之勢，手裏高高擎着那個十字架，眼裏冒着一種恐怖和憐憫的神情，口裏不住的喊道「和平！和平！」可是突然一個人潮湧過來，便將他湧開了他的據點。

吉安見事危急了，一把拋下手裏的馬韁，一腳踏進後面車廂裏，一手圍住了以鳳，還有一手抓起一個橡木的榔頭。

「不要怕，姑娘，」他說，「不要怕！」

「我是再不怕的了，」以鳳說。「我只覺心裏難過。」

她看見青年的福開倒下去了，發了一個尖聲的喊叫，並且迸出一點眼淚來。
「不要怕！」吉安又說了一遍。

有一時，她嘗試對那羣衆說幾句話，可是鼓譟的聲音太大，她的話是無論如何聽不出來的。

「法國的青年們出賣了那些死者了，」她對吉安說。

「可惜我夠不及他們的腦袋！」吉安揮舞着他的木榔頭說。

她抓住了他的手，說道：「和平，吉安，和平！」

正在這個當口，忽然飛來了一塊石頭，不偏不倚的打中她的太陽穴。她的頭立即倒在吉安肩膀上，額角湧出一點血來。他覺得她的身子從他臂膀裏一直攤下去，終至縮做了一團，倒在車廂底。他發了一聲直喊，在她身邊跪下去。及至過了十分鐘之後，那些警備隊才得排開了羣衆，將那部卡車包圍起來，一看吉安正仆在以鳳身上嗚嗚的哭着。

後來吉安告訴做書人，說以鳳斷氣之前，還曾對他說過一次話。至於她說的

什麼，大約自己是不知道的。

「青年人的心，」她說了一半，然後用她最後一口氣，接上了「和平」二字。這就是她送給法國和全世界的一個單純的福音。而有幾個青年——吉安便是其中的一個——是把它牢牢記在心裏的。

附

錄

關於這故事的一些注釋

這回書的篇幅已經剩下有限，不能跟列位再作長談了。只是這故事裏有些地方也許需要一點解釋，等在下來效勞罷。

第一，這回書的原名本叫以鳳的幻想 (The Visions of Yvonne)，譯書人怕列位看了一時不懂，這才改換了現在這個名稱的。「默示」或「啓示」原文 Apocalypse 是「對於某一部分人隱約有所啓示」的意思，也就是我們從前所謂「洩漏天機」之意。基督教聖經新約的最後一篇就叫默示錄，相傳爲聖約翰 (St. John) 所作。但這約翰究竟是那耶穌使徒之一的約翰呢，或是另外一個約翰？學者爲說紛如，至今莫衷一是，這且不在話下。

如今單說這聖經默示錄的內容，是一種預言的性質，人們一向都認爲難解

的。但從全書大體上去看，意思却也似乎很明白。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天與父母，在這裏是一樣性質的；人當勞苦倦極，疾痛慘怛的時候，所以必要呼到天，原不僅是要天的哀憐，却是要天的「啓示」。但是問天天不應，人又怎能得到它的啓示呢？於是就有一班所謂「先知」者出來，或誠或偽的自命爲會得天之默示，以之轉告於一般問天天不應的苦人兒，這才產生了默示錄一類的作品。且看默示錄第五章裏說那「寶座右旁七印封嚴的書卷」，惟有羔羊才配開，就可知道這一類預言是專給苦人兒做的，也惟有苦人兒才要讀它。又看我們這「孤島」的報紙上，前些日子接連刊着劉伯溫燒餅歌的廣告，可見得「孤島」居民際此「疾痛慘怛」的時候，便都要看一看這類預言了。

這新約默示錄裏的預言有沒有應驗呢？當然有一部分是早已應驗了的，就

是那「壞」的一部分，就是那關於「刀劍、饑荒、瘟疫、野獸」的部分。有很多人並不是不迷信，却不肯去請教算命先生，理由是因一般算命先生照例是「說好不應，說壞便靈」的。原來這聖經的默示錄也同樣有這缺點。你若碰到一位耶穌的信徒，問他說：「那默示錄裏的『新天新地』——就是那裏面說『好』的部分——爲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實現呢？」他的回答一定是：「最後的審判還沒有到呀。」好罷，那末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也只得咬緊牙關等着這一天罷了！

於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不久，西班牙有一位著名小說家伊本涅茲 (Vicente Blasco Ibanez, 1867-1928) 又做出一部默示錄的四騎士 (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 來。那四騎士，據聖經上所說，一個是騎「一匹白馬，拿着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第二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第三個騎一匹黑馬，手裏拿着天平……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第四個騎一匹灰色馬，名字叫做死，陰府也隨着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這書開場時，有一個人物說道：「上帝是睡着了，把世界忘懷了……當他睡着的時候，那獸國的封建四騎士將要作為大地的主人而把它普遍蹂躪着。」後來這書編成了電影，也會在這「孤島」上演過幾回，想列位之中總也有人看見過。如今做這書的人死了已經屆滿十週年，而上帝還一睡未覺，以致那四騎士正在他祖國的地面猖獗橫行，不知他自己葬身的坟墓還能保全否。又不料我們這東方古國，也已應了他的預言了！

列位從這回書的封面標題看下去，便也看見一個騎馬人。這可不是在那四騎士之內的，而且還不是一個男人呢。原來這個騎馬的，就是書中人用以比擬孟

以鳳的那個貞德 (Jeanne d'Arc)。她是法國歷史上的一個女英雄，離開現在已有五百餘年了。她的生地是法國服果廬 (Vaucouleurs) 附近的唐勒米村 (Domremy)。父母業農，家境極貧苦。她自小信教，蒸篤，至十三歲時，值法國受英國侵略，奧良省 (Orléans) 被圍，形勢岌岌，乃自言嘗得諸聖徒之默示，命其率隊赴援，並往奉迎法王查理第六 (Charles VI) 至東北部理米城 (Rheims) 加冕。事為當地政府所聞，命學者顧問輩加以考問，貞德指陳用兵之策，一一中肯，遂授以部隊六千人，馳援奧良。貞德乃改作男裝，披白鎧甲，騎黑色馬，與英軍戰十四日，遂解奧良之圍，旋即奉迎查理第六至理米即位。但其後卒為敵軍所擒，被囚於盧昂 (Rouen)，旋誣以異端之罪，火焚而死，時為一四三一年五月八日，她的年紀還不過是二十歲。後至一四五五年，羅馬教皇乃指定一特別委員會，為之釋罪。一九一九年，追尊貞德為聖者，自是定每年五月八日為國祭節。

最後需要解釋的，當然就是作爲這一回書的主題的和平問題了。照孟以鳳的意思，分明以爲人類之有戰爭是由於人心不愛和平而起。這話是否真確呢？譯者還記得去年七月號的美國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雜誌上曾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爲人皆不好戰爭論。作者郝格倫（Mauritz A. Hallgren），舉出許多事實來證明他這句話，其中最有趣的一種事實，就是那些當軍官的不但須教他們的兵士怎樣去「殺」敵人，並且須教他們的兵士怎樣去「恨」敵人。他說他有一次聽見一個教刺刀術的軍官在對兵士們訓話，說道：「你得學會去恨他們呀！你得把刺刀對準敵人的胸膛直戳進去。因爲你不戳他們，他們就要來戳你，就要來劃開你的肚皮。你必須要恨他們！」

這樣的心理，原也不過是打嚴嵩裏那種「罵上氣來我好打」的意思。然而人之恨人也既有待夫軍官之教導，則其對人本無仇恨可知矣。本無仇恨而和平

終於難能，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這在這回書裏也可以找到個解答。那些特地跑到巴黎去宣傳和平的青年農民們，一經無端遭到別人的襲擊，自然就不能毫無抵抗，而不得不將和平暫時攔開的。

從此看來，戰爭之不能消弭，和平之所以難能，自古來責有攸歸——責在野心的侵略者！

嗚呼和平！天下不知會有幾多人借你的名義來造成罪孽！

你就看那彭查司，他一面標榜和平，一面却又要「打倒現政府」

你再看今日之侵略者，他們不也口口聲聲喊着「締造永久和平」嗎！

那末叫我們這些真愛和平的「羔羊們」怎麼辦呢？

請抄一段「老」默示錄（第十七章十二——十四節）來作答覆：

「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

權柄給那獸。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王之
就是蒙召被選存忠心的，也必得勝。」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月初版

孤島閒書 新默示錄 一册
第三回

零售每册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預定 兩個月一輯六回大洋一元
半年三輯十八回大洋二元七角

原著者 英國 Philip Gibbs

翻譯者 郭定一

發行者 新開書社

上海環龍路三四二弄六號
電話七四八九一

本埠電話定書及零購專差遞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7

074231

31